



醉花阴

赵嫣萍 |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长篇小说

醉花阴

赵嫣萍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醉花阴/赵嫣萍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2007.12

(浙东作家文丛.第5辑/李浙杭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161-9

I.醉... II.赵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9205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5辑)·醉花阴

本册作者 赵嫣萍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79号 3150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卓挺亚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3 千(本册字数 210 千)

印 张 248(本册印张 17.5)

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161-9

定 价 385.00 元(全十六册)



赵嫣萍

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，宁波鄞州中学高级教师。大学时开始文学创作，迄今在《美文》《都市美文》《散文家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文学港》《山西文学》《广西文学》等各级各类文学刊物发表散文累计百万余字，多次获奖。已出版散文集《美意缤纷》《我与花舞》，《醉花阴》是作者第一部长篇小说。

引子

那一年似乎很不平常，时光深处，总渗出些汁液来，如小米粥上浮动的油亮。这感觉只属于苍茫的回忆。

一入夏，母亲的念叨声就四处缭绕：茶烟要回来了，茶烟该回来了。

茶烟走时，还那么小，我没处安置她，就将她圈在心窝窝里。如今，我老了，也要将她放出来了。她总在我心里扑腾，好像我又怀了她一次，她回来了，就好比又要出生了。我么，日子也好安生些。

母亲“嗡嗡嚶嚶”的声音四处洒落，如一群游走的绵羊，在绿色渐远的地方，起伏闪现。

香尘只有托住后脑勺，躺在床铺上思想时，茶烟的影子才浮上来：大大小小，来来去去，随了母亲的话日夜上演。

许是离得太久了，茶烟的脸总是模糊的、朦胧的，很难抓住，却又不能拂去。

父亲却花岗岩一样沉默着。

母亲就对香尘抱怨说：“看看看看，人是万万不可认真的，凡事都要看破些，瞅瞅你父亲，半辈子过去了，人也成了梁上的鼠。”父亲就更加沉默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
香尘就佩服起母亲来。

母亲并不读书,却处处深刻,什么话一到她嘴里,就如日夜把玩的玉器,圆通、滑润、婉转、流畅。

医院的日子,是父亲的白天,他只能瑟缩着;家里,却是父亲的黑夜,他可以放开脚走自己的路。不过,又如母亲所说,梦里走得再风光,醒来还是在床上。这时的父亲,并不争辩,一如平日,沉默地与光阴对峙着。

部队医院里,全是二三十年代的老房子,尖尖的屋顶一点点明朗起来,是阳光照在了瓦片上。一粒粒的光斑,成了千万个透心亮,天上人间的样子。

墙却灰着,雨水刷出的痕迹,沉在光阴里,与邻家老太的背影,并无两样。

四周却是葵花满地。鼓圆的盘、丰沃的叶与笔直的秆,成了大写意,无际的绿托着一片明黄,阳光下,竟像MTV,扑朔于北国的风里。

太阳被葵花遮住时,正是秋天,战栗的黄,使一切颜色成了废墟。

这时,香尘最爱黄昏,夕阳如一朵小葵花,她的心也坠进了花里,一点点落下去,落下去……人如花,土如花,天如花,地如花。

花开花落,她已经十六岁了。

茶烟就是十六岁那年秋天离开家的。

想起茶烟,香尘记忆深处就成了一片葵花地,风吹来,一朵朵葵花低着头,如害羞的女人,万千情思全在心里。

香尘确实想不通,插在土里的茎秆,怎能托出遍地花黄呢?暗处,定有另一个世界。

就像人,肉体里居住着神秘的灵魂。

回忆就这样开始了。

十年前的招工考试,在母亲眼里犹如仇人,夺去了她身边好端端的茶烟,说好只是去试一试的,却被L城的一家医院招去做了

护士,这本是好事,母亲当下可就慌了。母亲觉得,L城远在海边,一去就不着边际了。母亲让孩子们多读书,并不希望他们像空中的鸽子,看不见,摸不着,徒有一个儿女名分。

母亲终究拗不过父亲。父亲说,哪里不是一样呢?这样一个形势,还是早点安置了好。母亲也就不响了。

话音刚刚落下去,夏日的阳光就上了枝,招工考试已在眼前了。

茶烟却执意要带香尘去葵花地里玩一玩,她知道,这是在告别。

告别只是个仪式,一块土地,一个巷子,一方景物,走走看看,也就得了,而少女茶烟,却要在葵花地里沉醉一番。

那真是无与伦比的一天,满眼淌着花黄,空间犹如染过,浓郁的香气从地缝里钻出来,熏得人睁不开眼。圆润的葵盘里,蜜蜂“嗡嗡”叫着。葵花深处,还是葵花,丰盈的颜色,给了天地一片亮光。

香尘跟着姐姐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,忽然就有些害怕,花太密了,似乎带着妖气。幸好茶烟将一个花环套在了她脖子上,才让她得了安慰。笑嘻嘻的茶烟,忘情地吸着花香,幸福的样子,也如葵花一朵。

葵花高高低低起伏着,阳光洒在枝叶间,犹如淡蓝的小雨。一阵风不失时机地吹来时,葵花却乱了阵脚,茶烟也一下子不见了……花蕊纷纷跌落,如飞天。

香尘睁大眼睛,心冲撞着要飞出来了,四下里却没有出口,兔子似的被困缚着,多少年了,一直在身躯里郁闷地挣扎着。

茶烟去了哪里?成了一朵“花精灵”了吗?

香尘哗哗的泪水,将田野也要冲落了,她以为茶烟被花蕊淹没了,犹如一只漂泊的蝴蝶……过了多久呢?茶烟明明挥舞着双手朝她跑来,却是离她越来越远,越来越远了,成了雾,成了岚

……她哭着，哭着，渐渐失去了知觉。起伏的花浪拍着她，凉飕飕、轻飘飘的……她努力睁开眼，却看见茶烟也在哭，“呜呜”的声音，如布谷，身上却不时飘来烟雾似的花香，烟雾一样，是花香。

葵花一朵是葵花，葵花朵朵是意念。

这一年，母亲的眼里也是一片苍黄，如心伤。

茶烟和大院里的七八个女孩儿，分别被招去做了护士。茶烟到了一座海滨城市，这个地方叫L城。

花开花落，似水流年。

十年里，茶烟并不曾回家，只在年节寄来包裹。除了海味干货，还有海螺、海星、丝巾、毛袜、磁带、丝织手帕，这些都是给香尘的。

有时，香尘蓦然想起有个姐姐在海边，也只是一个遥远的影，她身后起伏着浩瀚的海，像翻腾着的葵花的浪。海水搅着浪花，在岁月深处翻腾着，深而远的声音，无边惆怅。

母亲总是一边流泪一边忏悔：“茶烟常年漂泊，分明就像个孤儿嘛，我除了在思念里扑通，又能为她做什么呢？”

母亲的音调如棉花，吸附着香尘的情感。香尘眼前，渐渐生出一棵树来，一枝摇，百枝摇，摇出了四季，摇走了岁月。但她还是要安慰母亲的：“茶烟远走天涯，自由自在，结婚、离婚，随意为之，人生在世，不就是图个自在吗？”母亲“哦哦”着，似乎释然了，似乎愈加茫然。其实，有些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母亲又不是不知道。

“这个茶烟，好端端的日子不好好过，莫不是拿婚姻闹着玩？你到底说说看，这是为什么嘛？”母亲乞求的眼神，可怜巴巴，无着无落。香尘只得摇摇头，真是奇怪，女人的事情，她怎么会知道呢？

“离婚的日子还不长，回来散散心也好。”母亲依旧咕哝着。

其实，香尘也是想姐姐的，只是，姐姐在家里的一切，细如游丝，似乎葵花地里玩耍过后，就到了那个风雪交加的日子。

目 录



引 子



第一部：并蒂 001



第二部：错落 093



第三部：沉香 165

茶与写作(代后记)



第一部：并蒂

❧ 醉花阴 ❧

雪,裹了风声,密密地斜织着。雪呀,落到地上,是一眨眼,落到人的心里去,就是岁岁年年。

这个高原小城,位于太行山麓的一个盆地中,因为形状像卧牛,小城也叫卧牛城。“塬”恰好在卧牛的犄角上。现在,香尘的心,无论朝着什么方向,都被“塬”占据了。

塬上有所中学,因毗邻古老的私塾而闻名,私塾是百年前修造的:木门剥落,麻纸糊窗,屋檐下的燕子窝,日复一日成了古迹。昏暗的光线里,供着孔圣人的枣木雕像,长年累月的香火,使那纹理愈加清晰可见。

这所中学何等了得,名人成群且不必说,学者、政客、商贾也常常回来叩拜母校,上世纪70年代高考制度恢复后,便以高超的升学率,震惊了城乡四方。“塬”上的人们更有理由相信,是私塾香火,庇护着一方风水。否则,像香尘这样的城市女子,怎会设法来这里读书呢?

于是,这个冬天,在门房师傅“哗啦哗啦”的洒扫声中,全校唯一的电话“丁零丁零”地响起来了,很快又被“当啷当啷”的下课铃声淹没了,门房戴着狗皮帽子出了门。

高一(6)班的玻璃窗上,雪菱花闪着芒刺,刚下课的学生,土豆一样四下里散落着。

门房推开教室门时，风雪也搅做一团跟进来，眨眼间，雪沫子在脸上化成了水。他皱起眉，“嗡嗡”地说：

“香尘是不是这个班的？”擦黑板的女孩子扭过头来随即一愣，磕磕板擦，指指自己：

“找我吗？”门房拍拍帽子，呜噜着说：

“有你的电话呢，快去接喽，大雪天的。”

香尘一下子像注入了兴奋剂，奔突而出时，门房也忙不迭地跟了出来。

话筒里，电线爆花一样，“咻啦咻啦”响着。母亲的声音遥远而模糊，与她明朗的样子隔着万水千山，几遍反复，香尘才知道，茶烟回来了。

姐姐从L城回来了！

香尘的情感深处，忽然热流汨汨，一片滂沱，她雀子似的直奔班主任老师的办公室。

私塾旁边的房屋都有些古老，方正的陶砖上，经年的火色如岁月温柔的眼神，她气喘吁吁，面颊如绯，飞溅的语速，让班主任摸不着头脑。班主任好一会儿才明白：

“哦——你姐姐从L城回来了，你已经很久很久没见过你姐姐了，你要请假？”

老师看看窗外的槐树说：

“L城是个好地方，假也是可以准的，只是这样的天气，4路车肯定停开了。”

“老师，我会想办法，真的，我能想办法的，我已经等得太久了。”香尘的唇，在煤火的热气里，如蝶开合，香气袅袅。老师笑着想，这样的小美女，不准她的假怎么行呢？大雪天里，有她的身影，老天也不至于太寂寞喽！

“去吧去吧，只是要早些回来噢。”老师挥挥手，居然舞着一只鹅毛笔。

“塬”不愧为塬，许多细节朴实无华。臃肿的山，静默着；苍老的汾河，于冰层下蜿蜒着；村庄，在飒飒的落雪声中，矮矮寂寂，无声无息……漫天的风雪呀，真是扯翻了王母娘娘的棉花篓子，没天没地，没心没肺，疯子似的飞落着。香尘旋转于风雪里，人也渐渐成了风成了雪。这人呀，真有些奇怪，跟了什么随什么，被花围着，好像花；被水浸着，好像水；被土埋了呢……这样走着，香尘就不敢往下想了，这种天气里，若真的成了一片雪，太阳出来可就要成水成气了，连个踪迹都不能留下，家还怎么回得去呢？家人又去哪里寻找呢？这样想着，“家”也渐渐苍茫起来。

雪地上留下的脚窝，很快又被填平了，远处近处，除了苍茫还是苍茫。汾河呢？我的汾河哪里去了？也融入苍茫了吗？美丽的汾河滩，青瓦屋舍，阴凉院落，如镜鱼塘，袅袅炊烟……亲爱的土地，还有那悠悠白云，一个个如豆如星的人影……香尘鼻尖的清冷一点点加剧了，思绪却如火如荼，明亮而久远。

一阵急风吹来，飞扬的雪粒打痛了她的脸。可是，百花呀，不要怨恨汾河上空的风吧，它不能阻止你的凋零，雪花，你也一样。

如果不是猛然惊醒，真不知这样想着，会走到哪里去。

远处，一个小灰点，缓缓蠕动着，渐渐近了，是一辆毛驴车。车上的老人，瑟缩着，胡茬、眉毛上挂着白。车上已没有一点可以容身的地方了。

这辆车子一定也是载着老人回家的。

站在汾河大桥上，凭栏望，是家的方向，时间不像想象的那么晚。

途中经过一个村落，古木房梁，青砖雕饰从远处一点点飘来，在雪花里，优雅如东方。天空就在那里，最后一片火红的窗花上——古老的剪纸，它的冷艳让香尘明白了，那是一朵石榴瓣，如婴儿的嘴，吮着飞舞的雪花，圆滚滚的肚子，饱满的子粒看得见摸得着，凹凸的样子，让人留恋。

剪刀莫非伸进石榴的身体里去了？一粒一粒，分明就是透视的效果。

半封闭的汾河岸边，隐藏着多少令人着迷的东西呀！可是，来年春风过处，这鲜艳只能任凭雨打风吹去。

跨过河，就是村落的巷道，窗棂上的点点鲜红，是风干的辣椒，几只鸭，逗点般缩在房檐下交颈取暖。四处飘来了焦黄的番薯香。

搭起“凉棚”看去，不远了，穿过这条马路，不远了，暗黄的光线里，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


她们的眼光，在悠长的呼唤声中相互爱抚，除了声调的节奏有些慌乱。

二十六岁的茶烟，肌肤润泽，眼睛如墨，淡淡的草药香，混合着洗浴后的气息，如仙如狐；圆熟的胸脯，酡红的脸色，峭愣愣的鼻梁，让香尘如痴如醉。香尘只在小时候，随母亲去L城看过刚结婚的茶烟，算来已有七八年了。

香尘呢，渐渐脱了稚气，腰身柔韧，肩膀如削，眼角暗藏着风情，这说不出的味道，茶烟知道，带足了杀气，一眼看不穿，就要一眼一眼慢慢地看——眼睛的路，有时就是命运的路。

香尘已是地道的小女人了，香尘十六岁了，再过两三年，就是茶烟认识林木的年龄。

茶烟常常看着这样的女子，咂摸着与林木相识的经过，那是隐藏于血肉中的舞台呀。灯火在心里通明着，暗淡着，反复上演着一台戏，可是命运的演绎？无话可讲，就沉默着做个观众吧，除此之外，人在回首时，还能怎样呢？当然，自己看自己的戏，除了勇气，还需要心力。

“过去”与“憧憬”不同，让你伤魂，让你黯然，尤其在一切失去光色，夜深入静之时，世界上只有你自己，你睁大眼睛，看着影子从远处走来，走过白，走过黑，走过红，走过绿，走着走着就到了眼

前,万千滋味心里过,可就是怎么也说不出。嘴巴这东西,与心灵隔着天,隔着地,一经说出,已是十万八千里。但林木无论怎样都是个死胡同,她一拐就拐了进去。一步一步,春夏秋冬,花开花谢,走到底时,连转身的力气都没有了。父亲说得对,人能怎样呢?这样一个形势,还是早些“安置”了好。

她多么喜欢“安置”这个词,带着十足的命运感。

茶烟的手一抖落,空中像跌落了一朵七色花:贝雷帽、冰丝内衣、唇膏,花花绿绿摊了半床,蛰伏的色彩,豁然一下出了窍。香尘看看这,摸摸那,一道光波闪现而过。磁带上的美人,茶烟说是颜如玉,衣服轻如羽,容颜满如月,妖冶中几分端庄,艳俗中几分清丽。香尘的心“咚咚”地敲打起来,她不得不承认,她喜欢这些色彩,更喜欢这种女人。可老师分明说过,世上诱人的东西太多了,有时,美丽的背后就是陷阱,尤其是一些音乐,眼下万万听不得,消磨了意志,还怎么考取大学呢?私塾门前的楹联上写着呢:“要想人前显贵,必要背后受罪。可这些东西,在她心里,分明就是一束诱人的火焰。

香尘犹豫的眼神,茶烟立即感应到了,她将耳机塞进香尘的耳朵时,柔暖的手,触在了她妹妹的耳垂上,并不清晰,却是一份意外的感觉。

阵阵暖和的春风,
吹开野花一丛丛。
绿水流不尽,
青山笑融融。
世外桃源春意浓。
在这个良辰美景,
让我们互诉情衷。
心相印,影相重,
脸儿比花红。